

大學

元城先生盡言集

盡言集卷第三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

右臣今月初八日延和殿嘗奏胡宗愈新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陛下仁德天覆重廢已行之命尚欲遷延徐觀所為仰承聖諭固當遵奉退而熟慮終有未安是以不避嚴誅再瀆天聽伏惟陛下留神省覽臣聞執政之任天下極選惟是當世之賢傑乃可不次而登用至於德行不足以出羣臣之右才智不足以服多士之心則必假之以歲月進之以階漸非惟養其問

望亦所以抑僥倖而止奔競也臣伏見宗愈頃  
在先朝粗能修飭陛下踐祚之始首加任使  
再期之內致位中司然而性本姦回才識暗陋  
自居風憲尤務迎合既不聞有所啓沃進賢退  
姦亦未嘗有所建明興利除害朋邪罔上中外  
側目忽聞制命擢居丞轄輿議喧然莫不驚駭  
臣切謂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  
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拂人情關天下  
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爲而  
况輔弼之臣與國同體豈容險佞雜處其間臣

於宗愈固無一日之雅亦無纖芥之怨惟是公  
論有所未安是以前日賜對罄盡悃悃而拳拳  
之忠不能自已故復論列以報 陛下用臣之  
意伏望聖慈更加詢考若臣言不謬則乞收還  
宗愈新命授以外官庶使邪正有辨不失天下  
忠賢之望

第二

右臣前月中嘗具奏陳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  
協公議伏乞更加考察特行罷免今已踰月未  
覩施行臣雖甚愚豈不知違拂聖意彈擊大臣

力薄言輕難免罪戾然 陛下不以臣不肖使  
備言路今識者喧然以為姦邪而臣鉗默依違  
不告 陛下雖苟免一時忤旨之誅而天下將  
責臣以失職之罪臣亦何敢為自安之計而負  
陛下圖任之意哉臣聞自昔臺諫之論常以天  
下公議為主因公議之所是而後與之因公議  
之所非而後擊之人君所以垂衣高拱不出戶  
庭而周知天下之情可否予奪必合義理以辨  
邪正以決疑似如權衡之不可欺以重輕規矩  
之不可誣以方圓者用此道也臣考之輿論皆

謂宗愈才識淺近趣向反覆貪得患失背公徇私不敢悉數其詳以瀆天聽猶可粗陳其畧曩寤宸衷一言涉欺不敢逃死按宗愈起於貴閥偶中高科數年之間漸階顯列昔事先帝頗有可稱及陛下即政之初首加進用再期之內遂至中司未聞深慮遠圖報朝廷之厚德惟以巧言邪說為進身之私謀如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令舊不克役貧下之人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戶不量緩急閑劇色役一例崔募游手克代其議論乖繆最害役法如聞蘇轍頗主其



言亟為公移欲頒諸路戶部尚書李常曾不講  
究遽令施行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  
為押檢議既難合事亦中輟措紳傳播莫不嘉  
昱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崔募衙前之論遂詆  
劉昱以謂戶部郎官有近來叅詳立法之人護  
短遂非不肯公心捨已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  
在附會不顧義理其罪一也按宗愈實娶丁氏  
今禮部員外郎丁騫乃其妻族宗愈既備從官  
未見引天下之賢而首薦私親乞不次擢用古  
之人固有內舉者矣然必以誠告其君曰臣之

子也今宗愈特薦丁隲而不以實奏幸朝廷之不察以次寵祿而歸惠於已其罪二也方

陛下嗣位太皇太后同覽庶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取漢室之事以為問目士大夫皆謂非所宜言臺諫官數當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反又勸止同列不令上疏其罪三也李慎由乃文彥博之孫壻方營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為本臺主簿偶以礙格遂聞報罷苟徇權貴不恤人言其罪四也昔熙寧中嘗知諫院神宗皇帝深知其姦乃手詔



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朝廷治道凡  
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含其事情旁為邪說以  
私託公坐是落職與通判差遣御批具在天下  
共知臣竊謂熙寧政事與今雖異而宗愈觀望  
迎合之迹固同 陛下用此數者平心正慮而  
察其本末則姦回罔上徇私趨利之實灼然可  
見誠不足以當大臣之任重朝廷之勢伏望聖  
慈察臣惓惓之忠審為天下之計萬機之暇詳  
覽瞽言若臣所論皆有按據不至繆盭即乞特  
出聖斷付外施行

第三

右臣近以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臣於延和殿賜對之日已嘗面奏繼又兩具姦慝條列以聞臣之所言莫非實狀累瀆天聽涉歷兩月竊惟宗愈之罪惡固不能逃於聖鑒而

陛下體貌大臣務全進退之禮是以特降荅詔俾安厥位宗愈承命遽出無復遜避措紳傳播莫不駭笑臣伏觀自昔執政之臣或為言者所擊率皆歸第闔門待罪雖朝廷遣使宣召往往遵君命暫至官省不敢治事亟復歸家原其處

心固非畏縮實以輔弼之任與國同體舉措出處天下具瞻苟有過尤挂于清議自當上還印綬退避賢路豈俟斥逐方為去計蓋待之之禮既厚則責之之意愈深此所以君臣之間禮體兩得而廉耻之風足以矯厲天下者也賈誼有言曰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臣竊觀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盡廉耻禮義之道矣按宗愈之所以報陛下則非惟不以節行而又貪墨急進違棄義理明知臺諫皆有彈劾而尚起視事一

如平日近世以來公卿大臣操行污下毀滅廉耻未有若此之甚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陛下察宗愈之行義如此苟充其無耻之心則姦邪趨利何所不為尚安足以輔佐人主叅斷國論委之以綱轄寘之於廟堂乎又聞御史中丞孫寬乃宗愈之故舊見其改節今已彈奏監察御史趙挺之楊康國皆宗愈之所薦二人者雖顧惜小節未見明言其罪而風聞各有章疏申救王覲臣竊謂是非之理

固不兩立苟知此之為直則曲之在彼不辨而  
自見今上則朝廷士大夫之論莫不鄙惡宗愈  
下至閭閻一介之賤苟或詢之無有心悅而誠  
服者蓋天下之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  
神以此卜之可知公論之不與矣伏望 陛下  
考合僉言明辨邪正罷免宗愈斷之不疑實天  
下之幸

#### 第四

右臣昨自四月後來三次論奏胡宗愈操行汚  
下毀滅廉耻貪得患失背公徇私誠不足以輔

佐人主叅預國論欲乞出自聖斷特行罷免今  
已兩月未蒙指揮臣風聞宗愈任御史中丞稅  
周氏之第以居每月僦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  
月二十一日後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  
其業主三班奉職周知哲累次令人乞請餘緡  
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遂於三月一日經  
官申訴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開封官吏畏  
避權勢不為依公施行而遽寢其事中外傳播  
實駭耳目臣聞中丞之任紀綱所繫檢察非違  
糾正百辟官之雄峻莫與為比宗愈旣長憲臺



不能正身以率下而恃權貪利罔顧義理儼人之居不給其直行已無耻辱國已甚况宗愈更踐華要月俸至優近常奉使大遼又經押賜親王禮物所獲甚厚加之鄉里有高貲之名固非不足於財乃敢挾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輦轂之下暴橫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此而可捨國法廢矣伏望 陛下特降睿旨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法司推究明正典刑其開封官吏挾情違法之罪亦乞特賜指揮施行

第五

右臣近聞胡宗愈任御史中丞日稅周氏之第以居自去年七月後來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其業主屢請餘緡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以致周知哲經官論訟臣竊謂中丞之任紀綱所繫今宗愈恃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輦轂之下暴橫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遂具論奏乞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所司推究其開封官吏受知哲之訴而畏避權勢不治其事挾情違法之罪亦乞施行今已累日未聞指揮臣蒙陛下拔於稠人之中而付以耳目

之任夙夕思念未能上報聖恩之萬一而輔弼  
之間乃有貪濁暴戾毀滅廉耻之人黷犯朝綱  
玷辱國體臣雖愚陋實深耻之所以不避忤旨  
之誅而累煩天聽也且宗愈起於冗散不三年  
而至執政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厚矣然  
自為中司風節掃地貪得患失背公向私朋邪  
罔上中外側目今又儼人之居不給其直乃致  
三班使臣投牒起遣操行污下為人鄙厭一至  
於此陛下雖務包容未加按治其如朝廷何  
其如天下何臣忝列諫垣苟不能以公議上達